

七日談  
（上海篇）

# 惟願讀書多

周立民

城頭變幻書展旗：七月三日，第十五屆江蘇書展開幕，餘溫未熄，十六日，第三十五屆香港書展隨之而來。不久，嘉陵江畔的重慶，第三十三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轟轟烈烈拉開帷幕。而盛大的二〇二五上海書展八月十三日亮相。每年幾乎同期舉行的還有廣州的南國書香節，今年的日子在八月十五至十九日。這幾年，好像已經不能用「幾大書展」這樣的表述了，在「全民閱讀」「書香中國」的口號下，幾乎每個省都在辦書展，都在傳播書香，讓人目不暇接。今年的上海書展，推出上海展覽中心、上海書城「雙主場」，在全市範圍打造多個「X」分會場，各項閱讀活動合計一千二百六十七項，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三點八。從數字上，已能夠感受到其火熱。

想三十年前，為了買一本書，託親戚找朋友，逛書店跑斷腿，還不一定能如願以償。如今，這樣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不用去逛書展，每天晚上，忙完一天工作，上床休息時，我捧著手機叭叭一點，要什麼書就有什麼，第二天、第三天，它們就從全國各地飛向我的家門口。買書人的滿足溢於言表，得意之餘，未免多點了幾下手機，沒有多久，不僅塞滿書房，臥室也未能幸免，並不斷覬覦客廳的空間之處。

不得不說，我們趕上了一個圖書出版的全盛年代。我從《2023年新聞出版統計公報》中了解到，當年，中國新版圖書二十一萬七千種，重印圖書三十二萬三千種，兩種加起來有五十四萬種，總印數一百二十五億冊（張）。此外，全國還有報紙一千六百六十九種、期刊一萬零一百五十七種（以上數字均未包含港澳台地區）。天哪，這是多年前年出版書刊量的

幾十倍，中國一年出版的圖書、報刊，一個人大概活一百輩子都看不完。

這似乎並未影響一些圖書「豪劫客」的信心。我用「豪劫客」這個造出來的詞兒，是覺得他們肯定不是一般的顧客，也超出正常購買，猶如一個吃飽了的人忍不住口腹之欲還要往嘴裏填塞一樣。「豪劫客」們買書不計代價，一套書不錯過每一種，一本書不落下每個版本甚至印（次）本，一擲萬金成箱往家裏搬書乃平常事。反正，別人有的，我就不能沒有。一方面出版機構在感慨，買紙面書的人日漸減少，另外一方面這樣的豪客也在誕生，他們極大地攪動了圖書市場的泡沫，形成了營銷上的熱鬧，近年來套數盛行，豪華版、紀念本、特裝本、毛邊本、簽名本能夠一做再做。

古人云「開卷有益」，我想主要是那時書的總量太少，買回家的書沒有不「開卷」的，自然多受益。現在新問題出現了，買了那麼多的書，堆在那裏不開卷，也有益嗎？這些書您都讀過嗎？——記得博爾赫斯有專門的回答，我懶得去查，他大概說：提出這樣問題的人，一定是不懂書的十三點。博爾赫斯有資格這麼說，因為他畢竟博覽群書，眼睛瞎了還請人為他念書呢。而我輩，本來書就讀得不多，還去天天研究「不讀書目錄」，堆在家裏的書與料護封都沒撕開，這未免幽默過度。畢竟書與金條似乎還是一點區別，金條藏好就行了，而書只知道藏好，還是辜負了嘔心瀝血的作者、看校樣花了眼的編輯。

在買書這件事情上，我自認早已告別了青葱時代的濫情，已越來越專情：我只買自己需要和喜歡的書，絕不左盼右顧，也不會看別

人買了什麼，「我也下一單」。即便這樣，然而，光「需要」就數量可怕，每次研究一個題目，到頭來參考書還不是一堆？最不明智的，對於讀書這件事情，總是難脫烏托邦般迷魅：這書該買、必買、非買不可，「等……時」讀。這個期許多半落空，哪怕我們活上八百歲。於是，另外一種焦慮又產生：這麼多書沒看，犯罪啊。這常常令我茶飯不思，走在街上都三心二意，總覺得回家看書才是人間正道。讓我釋懷的是寫過三卷《讀書隨筆》和更多專欄文章的葉靈鳳先生，某日深夜讀他的書，他的「新年願望」是多讀書，接下來的話讓我直拍大腿：

有一些書，自己立志要好好讀一下的，拿了出來放在案頭，總是咫尺天涯，沒有機會能夠把它們打開來。僅有一點時間，往往給翻閱臨時要用的書，或是自己根本不想看的書，完全霸佔去了。結果，那幾本書便被壓到底下，始終不曾讀得成。

隔了一些時候，偶然又因了一點別的感觸，又想到別的幾本應該看看的書，又拿來放在手邊。結果仍是一樣，又給一些本來不想看的書佔去了時間，不曾讀得成。

日子一久，這些想讀而未讀的書，在我的書架上愈積愈高，結果只有一搬了事，騰出地方來容納新的夢想。

（《我的願望》）

葉先生彷彿偷窺了我的心，原來大家有着共同的焦慮，這我就放心了。既然不可能窮盡所有，那還是安心去讀生命裏有緣遇到的書吧。至於錯過的、追不上的、漏掉的，順其自然，讓它隨風而去。



讀者走在二〇二五上海書展上海展覽中心會場中央大廳內。

## 玉良的畫

上周出差北京，周末抽空去魯迅博物館參觀，正巧，遇見知名女畫家潘玉良（一八九五至一九七七）的紀念展。

魯迅博物館坐落在西城區阜成門內一條胡同，上世紀二十年代中，魯迅曾在此地一座小四合院裏生活了兩年，並寫下《華蓋集》《朝花夕拾》中不少名篇。我們到訪正是暑假，研學者眾，不少都是慕名來看魯迅筆下院中一左一右的兩棵素樹。當日爽朗無雲，素樹兀自在後院壯碩生長，不過更讓我們欣喜的是見到院前兩株白丁香，為魯迅手植，細看時間，已是整整一百年前了。

魯迅博物館與安徽博物館合作舉辦潘玉良紀念展，或許因為這兩位近代中國傳奇人物在性格上不乏相似之處：不合群，不從眾，格格不入世俗。潘玉良年少失去雙親，慘被好賭的舅舅賣去青樓，後幸遇蕪湖鹽督潘贊化贖身，得以進入上海美術學校習畫，其後更有機會留學巴黎。闖入巴黎的潘玉良，從中國傳統書畫藝術中來，親見印象派、野獸派技法，愈發拓寬其視野。她開始用飽滿濃烈的色彩描畫生活，畫靜物，畫動物，畫裸體，率性自在。

今次回顧展為紀念這位傳奇女畫家誕辰一百三十周年，分別在博物館內

「前哨」和「引玉」兩個廳展出近八十幅不同時期的創作，多為靜物和肖像畫等，其中「前哨」廳展出油畫，「引玉」廳展出彩墨和白描。兩個廳展的作品對照來看，尤能見出彼時的女畫家在東西兩種創作語境之間穿行探索不息的勇氣。在我看來，潘玉良並不算極富天分、技巧極純熟的那類畫家，她的作品之所以打動人心，原因在於勇氣，在於真誠。

潘玉良留學並定居巴黎的四十多年間，以「三不女士」聞名畫壇：不加入外國籍；不戀愛；不與畫商合作。這也幾乎注定了她後半生的清貧生活。如今在展廳流連，看她畫中毫不羞赧的舞女，看她筆下的雛菊、丁香和繽紛色彩的絲巾，再想像她當年如何在異鄉漏雨的小閣樓日復一日創作的情景，不得不佩服她的堅毅與自信。不論生活再拮据潦倒，她畫中總是明媚生動的模樣，從不嬌弱，也不自憐。誠如她本人所言：「我的一生，是中國女人為愛和理念爭取女人自信的一生。」時至今日，仍錚錚有聲。



▲潘玉良回顧展正在北京魯迅博物館展出。 作者攝

## 南平舊憶（上）

德祐元年（一二七五年）秋，南宋會稽縣尉鄭虎臣出了臨安城，押著當朝奸臣賈似道往廣東。賈似道迷信，算命先生告訴他，姓鄭的與他相剋，他就刻意打壓朝廷的鄭姓官員。鄭虎臣父親因此為賈似道所害，為了一報殺父之仇，他求得這個押解官。鄭虎臣沿南浦溪進了建溪，不日，就到了南平（今福建南平市延平區）北郊的黯淡灘。木船破浪疾奔，鄭虎臣對賈似道喝道：「此灘水如此清澈，你為何不在此死？」賈似道哪肯捨生，推託說：「太后許我不死，她若下詔，我就去死。」

這黯淡灘是建溪二十七灘的壓軸大灘，險冠建州。福州薩家始祖薩仲禮的大伯父，元朝大詩人薩都剌，於至元二年（一三三六年）往福州任職。他從武夷山崇安溪啟航，過黯淡灘時深為後怕，在《黯淡洪濤》一詩寫道：「長灘亂石如迭齒，前後行船如附蟻。逆湍沖激若登天，性命斯須薄如紙。」

「黯淡洪濤」於是成了南平出名的八景之一。從黯淡灘往上到湖尾，建溪在這裏轉



## 英倫漫話 江恆

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書本中的歷史，以氣味的形式撲面而來，會是怎樣的一番感受？其實這並非什麼新鮮想法，例如長期以來人們就對古老的歐洲聞起來是什麼味道充滿好奇。以十七世紀的阿姆斯特丹為例，在法國作家阿爾伯特·加繆的筆下是「死水的氣息，浸泡在運河中的枯葉的氣味，以及滿載貨物的駁船上散發出的葬禮氣味。」

其他作家則形容是「一個美麗的少女，卻散發着惡臭的氣息」，或者是「腐爛的橡苔、糞便、馬汗和椴樹花的刺鼻混合物」等等。但這些氣味都停留在文字描述，人們無從得到感官上的體驗。象徵主義和超現實主義藝術家是最早嘗試在歷史博物館和畫廊中製造氣味的，例如十九世紀荷蘭藝術家皮特·蒙德里安就創作了有氣味的歷史特性作品，他希望透過視覺與味覺的相互連接，來增強作品的感染力。但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在藝術中融入氣味都無法真正推廣，因為很多人認為這會分散觀眾對藝術作品的視覺注意力。可近十多年來，人們的觀念開始改變，隨着博物館和美術館愈加注重觀眾的視聽功能體驗，諸如品嚐歷史食譜、感受遺產物品和聞到過去氣味等活動也在增加。用專家的話說，氣味是人類經驗中一個強烈的元素，對歷史的氣味加以了解，有助於人們更

好地認識過去發生的錯綜複雜的故事。

但如何還原歷史氣味，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畢竟史料中的文字紀錄是有限的，也有很多關於氣味的描述隨着戰亂和動盪不見了，更何況氣味是無法保存的，意味着我們不能像挖掘化石那樣去考古，並根據物證來探尋過去氣味的蛛絲馬跡。如今個別能聞到歷史氣味的博物館，例如英國約維克北歐海盜中心，事實上仍是基於想像的還原。

正因如此，幾年前推出的「歐洲 ODEUROPA 計劃」試圖改變這種困局，科學家依靠人工智能技術，從浩如煙海的歷史文本中，包括書籍、檔案、歷史信件和手稿、烹飪書籍和醫學手冊等，獲取與氣味相關的信息，並在參考這些歷史文獻的基礎上，積極與歷史學者、考古學家、調香師和化學專家等人合作，尋求複製貼近真實的古老氣味。其中有一個較成功的案例，相信專家們還原了一七〇九年重建時的英國聖保羅大教堂圖書館的氣味，該圖書館裏面收藏了大量聖經等珍貴宗教文獻，其中一些紙張是特殊質地，能通過木質素、纖維素和其他有機材料的分解而散發出獨特氣味，這成了還原成功的關鍵。專家還發現，一二一七年的《大憲章》和一二三三版的莎士比亞戲劇《第一對開本》也使用了特殊材質，根據同樣方法，還原出十八世紀牛津大學德利圖書館的氣味。

除此之外，專家也參考今天馬匹的氣味特徵，還原了十九世紀歐洲戰

場的氣味，以配合美術館中關於一八一五年滑鐵盧戰役的知名畫作。氣味中包含了皮革、馬毛、火藥中的硫化物、潮濕的泥土、草地和雨水等等。其他還原的古老氣味還包括：十七至十八世紀的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是新鮮的空氣中夾雜着交易員擠在場內的汗水味，上了年頭的木頭桌椅和石頭地面味，以及舊紙幣的陳腐氣味。而十八世紀阿姆斯特丹運河屋，聞起來很像樹脂被扔進火裏燃燒以掩蓋發黴氣味，以及從戶外飄進來的硫磺、運河下水道、馬匹和椴樹等氣味。

令人愉悅的是，古老氣味並非都是難聞的。以按十六世紀《秘密之書》中配方還原的中世紀香盒（Pomander）為例，它是掛在鏈子上散發香氣的金屬球，內置肉豆蔻、丁香、肉桂、玫瑰等香料，被富人用來掩蓋難聞的氣味並保護他們免受疾病的侵害。還有古代法國里維埃拉的格拉斯小鎮，是飄盪着皮革、香料和煙熏的氣味，因那裏曾以優質皮革而聞名，由於生皮革有時氣味刺鼻，當地人便種植花卉來加以掩蓋。

據說一位製革商想出了給皮革加香味的主意，並向法國王后贈送了一雙精美的芳香皮手套，她很喜歡這份禮物，很快這種手套便在法國貴族女性中風靡。

當歷史的氣息不再神秘，那些還原的古老氣味便如同一把鑰匙，為今天的人們打開穿越時空的大門，不僅可以發現鮮為人知的故事，也有助探尋曾被認為永遠丟失的秘密。

了一個大彎，是一段江流婉轉繞芳甸的美景。文人們順水而來，逐水而去，千年來獨留一片空山寂寥。

黯淡灘上溯三四百米，東岸山體裏出現了一個巨大的人造洞口，深碧的溪水款款流出，與幹流再次匯合。它是壯志未酬的建溪水電站遺下的導流涵洞，外側的建溪裏，碩大的圍堰基座從兩岸插進了溪流。這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上馬的項目原本要建成全國最大的水電站，但五年後停了工。

黯淡灘正西面，兩山相夾的溝谷間，一條安豐溪潺潺淌出。溪口上一座安豐橋，往閩北去的國道，就從橋上通向建甌。國道岔了一條支路，從瓶頸似的溪口伸進了安豐溝，兩三百米，豎立着南平紡織廠的大門。再往裏，谷地漸深漸闊，住宅廠房，商店公園，傍溪而建，儼然世外桃源。南平紡織廠籌建於一九七〇年，它的前身南平針織廠則建於一九六六年，是上海盧灣區的勸業織造廠全建制遷來的。因為它的建設，父親才在一九七一年，和鄭虎臣一樣出了臨安城，

來到安豐溝。

四面八方來的人們，在這條荒蕪裏蓋起了工廠，建起了醫院，修起了電影院，甚至還造了一所學制完備的子弟學校。我在一九八一年春節後，轉學到這裏，和父親住在溪邊的八角樓上。第一個學期，不會說普通話，我跟他像傻子一樣，經常考三四十分。父親忙於加班，常常很晚回家，看到我的分數，總是不驚不慌地說一聲：「下次考好點。」然後，在卷子上了簽字。

沒有成績的負累，也沒有大人的羈絆，我像自由的風，開始在班裏交上了朋友。最先的發小蔡，是我第一次見到的，大人上班後被鎖在家裏的「囚徒」。一個周六的下午，我蹣跚過他家樓下，為孤獨所困的他，正從二樓窗台朝下「找朋友」。我探監似的，和他搭上了線。他帥氣而多智，有泉州人火一樣的個性。以他籠子都控不住的無拘靈魂，被關在家是一種恰如其分的待遇。從「離譜」到「離經叛道」，仿若一條伏線，埋在他不羈的腦瓜裏。通過蔡，我混進了

「廠二代」的圈子，和劍鋒成了哥們。劍鋒來自莆田，班裏永遠的第一名，我暑假作業的終極解決方案，及書庫。我讀完了他所有的書，比他本人看得都全，不可救藥地和文科結了緣。

一個夏天的傍晚，蔡邀我們去游泳。針織廠的泳池，我們也是常去的，但這次不一樣。他爸爸帶着我們三個同學和他的弟弟，來到黯淡灘下游的建溪邊。在國道上俯視建溪，它不過是一道低矮平靜的水面，下到水邊，才發現，建溪不是溪，它是一條江，一條大江。而我，只有泳池幾十米的經驗。

蔡爸爸是個退伍軍人，個子不高，卻有着晉江人與生俱來的果敢熱烈，他的字典裏沒有害怕兩個字，帶着四個孩子下了水。我們帶了一個卡車內胎的大泳圈，人到中流，激浪帶來一波一波的衝擊。頭埋入水中，下方是無底的暗水，我腦中滾過不祥的畫面，不由得攀住了泳圈。但終究，我們還是泅過了建溪，又回到了此岸。游泳大考合格通過。